

在城市最幽深的一條老街巷弄底，有一間掛著殘破招牌的小鋪。招牌上的字跡早已模糊，但街坊鄰里都知道，那是鐘錶職人老陳的「時光屋」。

老陳這輩子只做一件事：修錶。他的手佈滿了粗繭，指縫裡殘留著洗不掉的煤油味，但那雙手只要一拿起鑷子，便展現出世人驚嘆的靈性。人們說老陳的技藝「巧奪天工」，因為無論多麼殘破、多麼古老、零件多麼細碎的指針，只要進了他的屋子，總能再次發出清脆有力的滴答聲，彷彿他賦予了金屬生命。

那是一個雨後的傍晚，一位衣著考究的年輕人帶著一個精緻的木盒找上門。木盒開啟，裡面躺著一只早已鏽蝕、結構卻極其複雜的機械懷錶。年輕人自傲地說：「這是我祖父留下的遺物，全世界只有三只。我跑遍了歐洲最頂尖的鐘錶行，所有的工匠都搖頭說這內部的零件精細度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極限，不可能修復。聽說您有『巧奪天工』之才，不知敢不敢接？」

老陳推了推老花眼鏡，透過放大鏡端詳著懷錶。那內部的齒輪交錯得如同星軌，每一顆螺絲都微小得幾乎看不見。老陳沈默了良久，緩緩地說：「這錶，不是壞在零件，是壞在心跳。」

接下來的一個月，老陳的世界裡沒有了日夜。他開始實踐那所謂的「巧奪天工」。

為了重製一個已經斷裂、細如髮絲的游絲簧片，老陳在燈火下坐了整整三個夜晚。他拒絕使用現代的精密機台，而是堅持用古法，在放大鏡下微米、微米地打磨。每一次呼吸都要屏氣凝神，因為哪怕是心跳帶動的一絲顫抖，都會毀掉這份極致的精密。那是對自然的挑戰，也是對工藝的極限追求。在那些寂靜的夜裡，老陳彷彿能聽見金屬在磨石上發出的細微呻吟。

他不僅是在修錶，他是在「重塑」。他觀察窗外的落葉旋轉的弧度，觀察雨滴落下的頻率，將這些自然的規律融入齒輪的契合中。當他終於將最後一個齒輪扣入定位，輕輕撥動發條時，奇蹟發生了。

那只懷錶不再是生硬的機械運作，它發出的滴答聲，聽起來竟像是有節奏的脈搏，溫潤而深邃。那是一種勝過大自然造化的美，是一種純粹人工所能達到的、近乎神蹟的境界。當年輕人再次來到店裡，看到那只不僅走時精準，甚至連外觀都煥然一新的懷錶時，他驚呆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能不斷呢喃著：「巧奪天

工……這簡直是巧奪天工……」

然而，老陳卻沒有露出如釋重負的笑容。他看著自己的雙手，那雙手因為過度勞累而不住地顫抖。他對年輕人說：「這錶修好了，但它也變了。我用極致的巧，去填補了歲月的洞。但你要記得，這世界上最完美的技藝，終究敵不過時間。我能奪走大自然一時的光彩，卻奪不走生老病死的定律。」

幾年後，老陳去世了。他的小鋪子收了，那種「巧奪天工」的絕技似乎也隨之埋入黃土。但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，那只懷錶依然清脆地跳動著。每當它發出滴答聲，彷彿就在提醒世人：所謂的工藝，並非只是為了炫耀技術，而是職人將自己的靈魂與時間，一刀一劃地刻進了冰冷的物件裡，使其在不完美的世間，成就了一場短暫而絢爛的完美。

高二組

第一名

篇名：巧奪天工

編號：07044

評語

本文以老鐘錶匠修復懷錶為主軸，娓娓道來一段關於工藝、時間與生命修補的故事，深刻細膩，切合題旨。作者描寫老匠人修錶時的專注神情、屋內景物與懷錶重生的過程，人物呼之欲出，景物如在眼前，感染力十足。全文情感真摯，自然流露，並將「巧奪天工」由精湛技藝深化為職人精神與歲月淬鍊，結構完整，餘韻深長，實屬上乘之作。